

老牌政敌3

叛国者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程麒 译

**A Sentimental
Traitor**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程麒 译

老牌政敌3
叛国者

藏书

The Michael Dobbs
Sentimental Traitor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牌政敌. 3, 叛国者 / (英) 道布斯著; 程麒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00-1387-2

I. ①老… II. ①道…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8011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4-287

The Sentimental Traitor by Michael Dobbs

Copyright © 2012 by Michael Dob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老牌政敌3 叛国者

作者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译者 程麒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 李国靖

特约编辑 高蕙 王瑜

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9.2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ISBN 978-7-5500-1387-2

赣版权登字: 05-2015-2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圣诞节前五天。

他们年幼天真、兴奋不已，吃了太多的薯条配可乐。他们稚弱无辜，任何一丝不幸都不应该跟他们扯上关系。他们全是孩子，总共三十七个人，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滑雪服，裹着厚厚的围巾，足够抵御十二月的寒冷。他们手上提着大包小包，那可是今天从布鲁塞尔圣诞集市抢购的战利品。他们全是美国驻伦敦外交官们的子女，个个养尊处优、享有特权。现在这些孩子要起程回家了。

那个哭泣的女孩卡塔赫纳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她的名字取自妈妈怀上她的小镇，她一边擦着红扑扑的脸蛋上挂着的泪珠，一边抱怨着刚刚在室外溜冰场摔的那一跤，不过似乎没人注意她，于是她渐渐止住了哭声。八岁时她就聪明地意识到没人会同情她了，哪怕她一直哭个不停，爸爸妈妈也不为所动。于是她不再故意一瘸一拐地走路，而是和小伙伴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向登机

口。一架老掉牙的虎蛾式双翼飞机高悬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房梁上，机身涂着瑞典空军的标志。卡塔赫纳怀疑地抬头看着，这个老古董真的能飞起来吗？

他们乘坐的定期航班准时起飞了，并不像每年这个时候大家以为的那样。可惜飞机准时起飞并不意味着最后一定会到达，等待飞机起飞的那些人已经就位，他们正图谋不轨。

这是一件临时起意的事儿，准备对飞机下手的人最后一刻才准备好。这三个人前一天在荷兰海岸的艾默伊登雇了艘船——三十三英尺长的阿卡贝尔号，前方是船舱，后方的甲板十分宽敞，只要一发动油门，三百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能让这渔船立刻逃得无影无踪。他们三个没费什么口舌就包下了这艘船，没人仔细检查他们的手续文件。其实他们一上船，船主就知道这几个人是行家，就算有些疑虑，他们递过来的厚厚一沓欧元也让船主打消了念头。他们拖上船一箱帆布包裹的东西，看上去绝对跟捕鱼无关，船主寻思着，他们很有可能是毒品贩子，或许是人贩子，要把中东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丢到英格兰东部某处荒芜的海岸。不过，他才不管这些呢，他轻快地向前走着，步伐几乎比平时快了一倍，厚厚一沓现金撑得他的口袋鼓鼓囊囊的。如果英国人看不住自己的海岸线，凭什么他要为这事儿睡不着？他抓了抓裤裆，匆匆冲向最近的一家酒吧。

阿卡贝尔号停在飞机航线的下方，随着北海的波浪起伏，船上的三个人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不是一定急急忙忙赶在今晚，他们大可以多花些时间准备，用更先进的设备来追踪飞机，可现在他们只能凑合使用装有飞机搜索应用程序的苹果手机。不过这个工具超级好用，按下按钮后，一个个红色小图标慢慢地出现在地图上，显示出空中每架民用航班的详细信息和目的地，包括呼号、航线、位置、高度、速度。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实时的，也正是仓促准备的

恐怖分子需要的。等待飞机的同时，他们解开了带上船的货物——一个裹着聚苯乙烯罩的设备，然后反复检查设备的每个部件。他们的钱花得太值了，这个肩扛式地对空导弹发射器是俄罗斯最新款的格林奇SA-24，也是目前最棒的导弹发射器。发射器操作起来非常简便，这群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可以轻易上手，他们一个人当观测手，另一个人当射手。他们等待着，盯着苹果手机屏幕上代表雷鸟235航班的红色标记，小红点正朝这艘渔船的方向慢慢移动。

空中客车迎着冬夜凛冽的寒风不断攀升，它的双CFM引擎^①每分钟要燃烧八十三升燃油。很快，他们就会从比利时奥斯坦德以南飞越海岸，这时，飞机已经进入北海上空的黑暗之中，飞行员可以看到六十英里开外闪耀在英国海岸的轻柔灯光。这次的航程并不长，总共飞行一小时多一点，飞机正在两万两千英尺的高空巡航，随后将沿泰晤士河口大致朝正西方越过伦敦，降落在希思罗机场。

“上帝之光。”当英国沿岸的灯光浮现在远方地平线上时，机长自言自语道。远处的点点灯光如同一千支燃烧的蜡烛在招手致意，如此静谧美好的夜晚，令人恍惚间望见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机长卡尔是个顾家的男人，他有四个十几岁的女儿，机舱后面有一个装得满满的袋子，里面是他花了半小时在布鲁塞尔机组人员免税店疯狂采购的礼物。孩子们越大，每年就越难给她们找到心爱的礼物，不过他没什么好抱怨的，孩子们很快就会长大离开。可恶。

这是当天最后一次航班，普普通通的一次飞行任务。机上共有一百零八名乘客、两名飞行员和五名空姐，总共一百一十五人。空姐正沿着过道发放餐点——一成不变的三明治和零食，还有印着单调的冬青树图案的餐巾，餐巾是公司总部那些没正事可干的闲人唯一首肯的圣诞色彩物品。空姐们为了表示不满，头上统统戴上了尖

^①CFM是由美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通用电气航空和其法国合作伙伴斯纳克玛组建的合资公司。CFM 喷气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波音 737 和空中客车 A320 等中小型喷气式客机。——编者注

上闪着红灯的驯鹿角。

“变成傻瓜的时间到了。”机长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站起身，在自己头上套了个圣诞老人的帽子。

“不过，卡尔，你的扮相棒极了。”副机长布莱恩说道。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摔了这破玩意儿。”

“好几个月都没摔过了。”布莱恩笑着说。

机长出了驾驶舱，没几分钟就回来了，短途飞行没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他回来时，副机长正在和空中交通管制中心通话，确认航线调整和飞机下降的信息，然后旋转控制钮，按照飞行电脑显示的内容设置坐标。“飞行速度二二零，飞行高度一五零。”他重复着。

机长把帽子挂在身后的衣架上，低声说了句：“真不错，这次你让我们还待在天上。”他坐回座位时，眼角的余光瞄到帽子掉落在地板上。他不禁叹了口气，妻子总是说他岁数大了，不能飞了，难道他岁数已经大到连圣诞老人也不能扮了？他想起身去捡帽子，但转念一想，就先搁在那儿吧，等会儿再去收拾，但愿别被高级空乘员阿比看到，阿比总是埋怨他不收拾。他扣紧安全带后说了声“我控制飞机”，重新拿回了控制权。副机长刚确认完他的指令，他们就听到来自后面某个地方的撞击声，不，是一连串的撞击声，仿佛地狱之门弹开时发出的邪恶声响。几乎就在同时，主警报器开始发出警告，空中客车像一张被卷入空中的糖纸，开始在高空上下弹跳。

飞机下方一万五千英尺处，发动袭击的三个人正在渔船上伸着脖子，死命盯着飞机，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他们满怀热情的期待慢慢冷却成难以置信的情绪。观测手用网上购买的夜视镜锁定了目标，夜晚的这片天空是寂寞的，遥远的繁星映衬下的雷鸟235显得格外醒目。格林奇是单发的一次性导弹系统，跟儿童玩具差不多；

射手只要卡上电源装置，按下按钮，就算是箭在弦上了。射手从目镜里追踪着飞机，他先按下半触发器，然后再轻按一下，就这么简单，接下来的工作导弹会自动完成。导弹离膛时的声音和亮光让观测手和射手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等他们反应过来时，炙热的烟雾已经消散，导弹追踪着目标已飞出老远，在夜空中划出特有的螺旋轨迹，那是导弹正不断调整角度来锁定引擎的热信号。他们看到导弹离飞机越来越近，然后正中目标，他们甚至看到导弹命中飞机后的刺眼光芒，但雷鸟235仍然在继续飞行。

没有爆炸，机翼没有撕裂开来，机身也没有在空中翻滚着散落。在袭击者头顶上方，空中客车的频闪灯仍然在翼尖闪烁。导弹出了故障，有可能是个哑弹，在黑市上买这类东西，风险在所难免，或许飞机不在导弹有效射程之内，难道超过射程了？反正飞机还在夜空中继续航行。袭击彻底失败了，干他们这行总是难免要为失败付出代价。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争辩着、叫喊着，互相诅咒着，威胁着要将彼此的老妈从妓院拖出去，他们疯狂地敲打着苹果手机的屏幕，冲着脖子瞅着飞机闪烁的灯光，直到继续飞行的飞机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他们绝望地将手机丢出船外，扔得要多远有多远，然后他们发动油门，全速驶入黑暗之中。

飞机驾驶舱内没有一丝恐慌气氛。根本没必要惊慌，引擎还在正常工作。机长他们在科瑞班克训练中心的飞行模拟器上，对这种情况已经演练过无数次了，反正ECAM（电子中央飞机监控）系统会告诉他们所有的必要信息。

屏幕显示：“引擎失灵。一号引擎失灵。”

机长探身向前关掉吵得人心烦的主报警器，他示意副机长：“我控制飞机，你读ECAM。”他的声音沉稳老练。ECAM是个非常棒的装置，能告诉他们飞机出了什么问题，也能提示他们如何修复。副机长用同样从容不迫的声音读出屏幕上的指令，ECAM没发

出任何警告指令就变了。

“绿色液压系统油箱油量不足。”

该死，飞机的三个液压系统中有一个出现了故障。感谢上帝，这个神奇飞行怪兽的设计师们为它配备了三个系统——绿色、黄色和蓝色——所以，还有两个在工作，飞机现在进入故障保护状态。见鬼，这只巨鸟靠一个系统就能飞，不是什么大问题，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偶尔也会碰上这种情况。不过，该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小麻烦了。

“雷鸟235、雷鸟235，”机长通过无线电系统呼叫，“呼救信号、呼救信号、呼救信号，引擎故障。”

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立刻回复：“确认收到，雷鸟235，告诉我你的打算。”

打算？当然打算继续飞下去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绿色液压系统是主系统，控制着飞机前轮的转向、起落架、主制动系统和很多其他装置，不过能替代的备用装置也有很多。起落架可以手动放下，黄色液压系统有紧急制动装置；另外，ECAM会指示他们进行安全程序操作，这套程序他们在模拟器上练过上百次了。隔离失灵引擎，拉回到空置状态，关闭主开关，启动消防系统，切断引擎的燃料和空气供给以防泄漏。少了一个引擎和一套液压系统问题不大，不过也没人希望问题变大。空中客车继续向前飞行，准确地沿着航线笔直前进。

两位机长全神贯注地盯着ECAM显示的指令，这时，阿比出现在驾驶舱门外。他们按下蜂鸣开关让她进来，她皱着眉头，双手紧张地扭动着鹿角。

“你们俩别胡闹了，好不好？”

“阿比，有个引擎坏了。”

“我早知道了！一小块引擎从飞机后面掉了下去，孩子们搞不

清应该吓得尖叫还是拍照留念。我该怎么跟他们说？”

机长委婉地介绍了一下大致情况——引擎和液压系统出现了故障，他打算继续飞往希思罗机场，还有估计多久后会到达。他们离目的地还有不到七十英里，再过十几分钟就会降落。“阿比，飞机会正常降落的。不过，由于少了一套液压系统，转向不大灵便，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跑道。会有很多车子闪着蓝色车灯来迎接我们，赶上这种事，一切还算正常。不用疏散，不用滑梯，我们不会像往常那样滑行到登机口，而是停在跑道上。明白了吗？”

阿比按照例行程序，重复了一遍机长的指示，确认无误后她加了句：“卡尔，告诉我，你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

“别担心，阿比，好几次了。你应付得来吗？”

“我做美甲的时候可有得聊了，机长先生们。”

“跟其他女孩说，下了飞机我请她们喝酒。”

“庆祝飞机掉了几片零件，你照样能安全降落？”

“圣诞节，我是说圣诞节。这是我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她不客气地说：“希望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可爱的阿比，总是这么心直口快。她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圣诞老人帽子，继续说道，“看在老天的分上，收拾一下驾驶舱。”她想把帽子挂回衣钩，可衣钩坏掉了，吊在夹具上晃着，也许飞机遭受的撞击比他们想象的更为严重。她整齐地折好帽子，放进自己的口袋。

机长说：“我该跟乘客们交代一下了，告诉他们今天很走运，会早点儿降落。”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你看到后面有新情况，”——他是指引擎脱落——“一定要告诉我。确保机舱内的安全，阿比，我们要准备紧急着陆。咱们地上见。”

“伙计们，祝你们好运。”她把手放在机长肩上。他意味深长地轻轻握了一会儿她的手，然后她转身离开，身影渐渐消失在机舱尽头。

驾驶舱门在她身后关闭。“你以前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副机长故作平淡地问。

“几百次了，”机长回答，“在模拟器上。”

“他们还说我是个浑蛋。”

“没必要害她担心。你知道空姐多容易大惊小怪，再说没有我们应付不来的事。”

“告诉我，卡尔，你和阿比之间是不是有点儿什么？”副机长若无其事地问，可他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ECAM，“我一直以为……”

机长没有回答，只是全神贯注地操控着飞机。

“……见鬼，我跟她有戏呢。”副机长接着说。

机长叹了口气，“好好干你的活，给我读表，浑蛋。”

前方的泰晤士河口灯光明亮闪耀，蜿蜒流淌的河流映入他们眼帘，指引着他们回家的方向。

ECAM突然又开始哗哗响，副机长以为它是在重复刚才显示的信息，但情况没那么简单。

“妈的，黄的也完蛋了。”他骂道。

第二个液压系统失压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麻烦来了，虽然还不到最糟的时候，可是也越来越棘手了。失去黄色液压系统，意味着他们没有刹车，没有襟翼，着陆时速度非常快，极有可能冲出停机坪，地面应急人员不再只是充当观众的角色了。

“你知道，卡尔，我真希望现在是在模拟飞行。”

“要真是那样，等会儿我非把某个人的蛋蛋扯掉不可。”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情况都遇到过，当然了，是在模拟器上。”

“是啊，我上次就碰到过，几乎毫发未伤。”

虽然他们此时还在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可他们知道情况已经

十分严峻，必须要作出异常艰难的决定。

“那么，我们要去哪儿让‘她’落地？”副机长问。

“你说呢？斯坦斯特德机场怎么样？”

改道向北的话，他们可以绕过伦敦市中心。

“我觉得不行，”副机长说，他快速翻阅着机场手册插图，“零四跑道只有三千零五十九米长，”他大声读着，“我们需要更长的跑道。”

“那么希思罗机场也一样。”

“希思罗机场右二十七跑道是三千九百米长，长度应该够了。”

“他妈的，不行也得行了。”

空中客车正变得难以控制，侧驾驶杆根本不听使唤，每次移动或转动摇杆时，飞机就执行别的动作，好像故意不合作似的，简直像是在指挥一只顽皮的猫。他们继续在夜空中向前飞行，心里越来越不确定飞机会飞向哪里。

两名机长并没有惊慌，他们受过训练，知道万一遇险如何应对。况且，他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没有时间想别的，也没时间害怕。首先要通知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还要再向阿比介绍下最新情况——可能会紧急着陆，要教乘客们采取防冲撞姿势，机上这么多孩子，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靠着一个引擎和一个液压系统，他们仍然可以让飞机降落。

他们飞过了泰晤士河口，高度一万英尺，航速二百二十节，二百五十英里每小时，还有十分钟就可以落地了。他们已经看见千年穹顶和国王十字车站的灯光，再往前就是高耸的议会大厦和巴特西发电站的大片烟囱。一切都盛装以待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伦敦正准备欢庆圣诞节。

阿比被叫到驾驶舱，她什么也没问，只是非常专注地听机长叙述着最新情况，然后重复了一遍机长的话，表示她明白了。

“亲爱的，很快就回家了。”机长最后安慰她道。

但一切注定不会那么简单。

导弹没有爆炸，可它造成的破坏同样是灾难性的。导弹击中了引擎前部，炙热的金属碎片嵌入机翼下方的液压舱。导弹本身也破裂了，其中一部分撞落引擎后被抛进液压舱，直接击中了第一个液压油箱，产生的冲击力等同于工业压力锅的压强，于是绿色液压系统被立即摧毁。与此同时，残缺引擎后部的涡轮盘——引擎压缩能量的部分——开始失控旋转，一直加速到破碎飞离。涡轮盘的一个小碎片又刺破了第二个液压箱，绿色液压系统失灵了，黄色液压系统也快要失灵了。

起先蓝色液压系统完好无损，可是当强烈的气流冲进破损的机身，嵌入液压舱的导弹外壳碎片使得一根由不锈钢制成的输送管像塑料吸管一样向上弯曲。飞机飞行过程中，锋利的金属碎片不断狠狠敲击着输送管，直到液压系统彻底失灵。

飞机下降到五千英尺处，还有不到六分钟就可以到达希思罗机场，但两位机长明白，无法到达那里了。

他们没有讨论，根本没有时间讨论，手册里也找不到这种情况，一切全靠本能反应，只有孤注一掷了。

“我要飞到泰晤士河上。”机长说。

“总比再来次洛克比空难强。”

“没错，尤其是我们还在飞行。”

机长必须尽快决定，也许在最后一滴液压油被抛出机身洒向夜空之前，他对飞机还有最后一点操控能力。飞机降落在水上总好过拥挤的市中心，相信洛克比的居民们还清晰地记得那次空难的惨状。机长拉停推力操纵杆，关闭最后一个引擎，减轻飞机负荷，尽量滑翔降落。两年前有个飞行员也在水上降落过，引擎失灵后他把飞机降落在哈德逊河上，机上人员全部生还，可是，至少他还有液

压系统啊。

“要我叫阿比过来吗？”布莱恩问。

“没什么意义，没必要吓到孩子们。”

“那么，就我们。”

“是的，就我们两个。”

他们看见前方蜿蜒的泰晤士河在两岸闪耀的灯火间穿行，从地面上看九曲十八弯的泰晤士河难免绕得人眼晕，然而，从驾驶舱里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的全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切如此壮观，清晰得令人恐惧。他们必须在接近桥梁之前降低飞行高度，万一撞上一座，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他们似乎可以安全通过伦敦塔桥上面相连的那段。机长对准塔桥，最后一次压下侧操纵杆，然后飞机彻底脱离了他的控制。飞机沿着设定的路线向前滑翔，飞向难以预料的结局。引擎关闭后，除了从机舱后面不断传来的撞击声，驾驶舱内异常安静。机长把水上迫降按钮推到底，封闭了机舱，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浮在水面上。

“我应该查阅一下水上紧急迫降程序吗？”副机长手里抓着一本手册，在昏暗的应急灯光下努力查找着。

“我记得上面提到关闭机上厨房，有用的东西就这么多。”

副机长的肩膀像废弃的帐篷一样慢慢垂了下来，他把手册合上丢到了一边。

“伦敦，这是雷鸟的求救信号。所有的液压系统都已失灵，我正试着飞到塔桥旁的泰晤士河。”

对方迟疑了一刹那，“呃，雷鸟求救信号？再重复一遍。”

“重复，在塔桥附近水上迫降，没有液压系统。机上共有一百一十五——重复，一百一十五人——包括几十个孩子。”

“雷鸟求救信号，确认收到你的消息。我会通知紧急服务部门。”控制人员的声音平静有力，但他的呼吸却突然急促起来。他

不得不清了一下喉咙，然后说道：“祝你好运。”

机长想不出该怎么回答，于是他弯腰关上无线电系统，驾驶舱再次陷入沉默。

出人意料的是，客舱里的乘客并没有恐慌。他们只知道几分钟后就会到达机场，没人察觉到破损引擎发出的噪声变得异常，以为飞机正准备降落。阿比出色地完成了她的工作，出色到几乎骗过了她自己。现在她绑好安全带坐在前舱壁旁，身边是另一名空姐。阿比低下头默默祈祷，这时，透过模糊的泪眼，她看到有个小女孩走到面前，她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恐惧看向女孩，是卡特赫纳。卡特赫纳抱着一只嵌着玻璃眼珠的泰迪熊，小熊的一只耳朵垂了下来，看上去被她吸吮了很久。

“我们告诉过他们了，我们不会有事的，对不对，爱德华？”她口齿不清地问泰迪熊，灰色的眼睛却热切地注视着阿比，“爸爸说，他不会让我出任何事的。”

“宝贝，你爸爸是谁？”阿比拼命忍住泪水，结结巴巴地问。

“他是大使。”

“你和小熊爱德华愿意坐到我腿上吗？”阿比问。这样做绝对违反了规定，可是没时间让孩子回到座位上了，反正回去也没用。

谢天谢地，卡特赫纳钻进她怀里，旁边的空姐一脸惊恐地看着她们，她一定也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你能跟我说说小熊爱德华吗？”阿比问，“他有兄弟姐妹吗？”

卡特赫纳开始详细地讲述爱德华家族复杂的历史，阿比用双臂护住小女孩，把脸埋在卡特赫纳的头发里，感谢上帝让她这样暂时忘却了恐惧。

驾驶舱内，两位机长盯着前方，黑色的河水越来越快速地逼近。他们大概已经下降到金丝雀码头附近建筑物的高度，机长简单

心算了一下，他们会以二百二十节左右的速度撞击水面，不是水平角度，大约斜了两度。即便倾斜角度不大，机头也会扎入水中，接着机身会翻过来，前提是飞机没有撞上其他什么东西。机长曾经和前辈们聊过水上迫降的事，有位退休的试飞员告诉过他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你绝不会被淹死，飞机撞到水面后会停下来，但你不会停下来，你的头会猛地冲向前，折断颈部而死；另一种死法就是你的大脑被搅成果冻。

“布莱恩，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副机长的思绪突然被打断，吓了一跳，他勉强让目光离开正不断逼近的河水和远处的桥梁。

“你是对的。”

“什么？”

“我和阿比。”

他们两人互相注视着对方，机长慢慢伸出一只手，仿佛注了铅一般沉重，副机长握住他的手，然后他们转头再次盯着前方，什么也没再说。

机长选择的这段河流称作“伦敦池”，是过去的商业中心，也曾是伦敦的重要港口。伦敦池的河水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一艘驱逐舰和几艘小型客轮葬身此处。现在这里停靠着一艘波兰高桅横帆船，高耸的桅杆顶部距离下面木甲板足有一百多英尺，它正等着今晚通过伦敦塔桥开始圣诞友好访问。空中客车机翼的翼尖蹭上了帆船最高的一根桅杆，使得飞机偏离了方向。飞机入水时不再是水平角度，左翼撞击到水面后脱离了机身，随后机身连续翻滚了两次。撞击造成的混乱平息后，整架飞机只有机尾还清晰可辨，挑衅般地向上伸出水面，机尾四周则漂浮着飞机残骸和一小片正在燃烧的燃油。

等到河水恢复了平静，不再翻滚时，河面上只有黑色的潮汐在

轻轻涌动，看不见任何乘客的身影，他们已全部罹难。

新西兰陶波湖

英国首相本杰明·亚瑟长着一张讽刺漫画人物的脸。小时候他在自家附近的坎布里亚山的山坡上摔了一跤，结果摔塌了鼻子，撕裂了耳朵，面颊上也留了个伤疤。流逝的岁月又在他脸上堆起皱纹，让他看起来很像一条斗牛犬。他适应性强，个性坚定，甚至有点固执，他的所有这些特点在未来几周都会派上用场；他正面临大选，任何一位首相都不会在这个时刻掉以轻心，他也不例外，即便民调显示他已领先了八个百分点。他从未忘记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有人问及哈罗德最担心什么时，这位前首相回答道：“每一件事，亲爱的孩子，每一件事。”

当雷鸟235在离国会大厦不远的泰晤士河下游坠入水中时，亚瑟正远远逃开他的问题，至少他以为逃开了。他人在新西兰北岛陶波湖畔的豪华度假村，正出席每两年一次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三天的会议收获颇丰，亚瑟和来自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繁荣经济体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并建立了亲密关系；这些逃出经济冻土层的国家似乎认定了欧洲和欧元，现在商议阶段已接近尾声，是时候结束一切回家过圣诞节了。时值陶波湖的清晨，伴随着鸟儿的鸣叫声，首相坐在小屋外的阳台上享用早餐。紧张的管家不小心将橙汁洒在了首相洁净如新的衬衫上，虽然只有几滴，但也让管家感到手足无措。笨手笨脚的家伙，亚瑟心想。不过首相老于世故，知道说不定有个摄影师正躲在灌木后面或者湖对岸用镜头对准了他，于是他压下心头的怒火纵声长笑，务必要让管家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都知道，他一点儿也不在意。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真是个不幸的形象。